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神异典
上
(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典編神異典

第三十五卷目錄

先農之神部彙考二

詩經外雅甫田 大田

禮記 周易

史記補 皇本兒

風俗通 九農

蔡邕獨斷 先農

先農之神部藝文一

風俗通 九農

祀先農文

舊唐書

祀苗神

祀先農文

先農之神部藝文二

祀先農迎送神歌

先農歌謡文

享先農樂章

周易

先農之神部雜錄

周易

後漢 皇帝本紀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北齊 皇帝本紀

隋書

隋書

隋書

唐太宗食鹽一周 高宗采桑一周 元宗光

宋徽宗皇帝一周 宋元豐一周 仁宗政

明太祖洪武一周 朱元璋一周

朱元璋一周 宣德一周 隅等祿典一周

明太祖洪武一周 朱元璋一周

朱元璋一周 朱元璋一周

朱元璋一周 朱元璋一周

朱元璋一周 朱元璋一周

朱元璋一周 朱元璋一周

禮記王篇

留侯論

史記高本末

天官書

山海經大荒東經

禹貢

晉書人文志

唐猶孤及

春明夢餘錄

馬融

陳子昂

高麗之神部藝文一

高麗之神部遺句

旗纛之神部紀事

旗纛之神部雜錄

旗纛之神部外編

瘞奴之神部藝考一

唐書

周易

後漢

唐書

北齊

隋書

唐書

逐伯強文

朱劉敬

痘疫鬼

唐韓愈

謹獻鬼

孟郊

絃歌行

元吳萊

臘月郵田樂府

朱范成大

時傳

元吳萊

痘疫之神部選句

朱范成大

痘疫之神部雜錄

元吳萊

神異典第三十五卷

元吳萊

先農之神部集考二

元吳萊

詩經

元吳萊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元吳萊

田祖先詩也

元吳萊

箭章注云先農者神農春官

元吳萊

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

元吳萊

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算可以及

元吳萊

田祖先詩也

元吳萊

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

元吳萊

樂山碑尚及典田之大夫明釐后土后稷矣言此

元吳萊

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

元吳萊

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

元吳萊

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惟云后土

元吳萊

田正其言不及神農是其意也

元吳萊

大田

元吳萊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稼田祖有神秉界炎

先農者蓋神農之神神農作耒耜教民耕農至少昊

之世置九農之官

火

郊特性

蜡之祭也主先壺而祭司壺也祭百種以報壺也

先壺若神農者司壺后稷是也

稷之官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也

者其智足以極物立於其先司壺者因其成法而

謹司其職而已故祭以先壺爲主而以司壺配之

壺農及郵表啜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先壺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郵者郵亭之舍也

表田畔相連啜處造爲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

故謂之郵表啜

史記補

元吳萊

三皇本紀

元吳萊

炎帝神農氏斬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用以教萬

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

風俗通

元吳萊

先農

元吳萊

炎帝神農氏斬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用以教萬

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

後稷

元吳萊

維某年歲次甲子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

后稷氏上青昧起爰修耕藉用萬常祀於帝神農氏

惟神功協豫齊實允祀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

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饗

青圭神

元吳萊

兩旗兮分張舞輕風兮悠揚神之司兮我靈原田每

每兮立青秧不輒不莠無野無妨特雨兮時陽

俾百穀兮登場維神兮降康報之兮看蒸臘羊

元沈貞

祀先農文

明太祖

洪武元年正月十七日告祭於先農之神惟神生於

天地開闢之初創田器別嘉種以崇農事古今德

兆非此不生永垂世教帝王與祀敬不敢忘內天下

亂集兵保民者一紀於茲荷天眷佑海內一家臨御

稱尊於綱紀世考典製祀神饌策書今奉方輿禮

宜告祭謹命太常寺篆墳於京城之陽躬率百司詣

壇展廟幕惟神明造化萬世如新翼發太古之苗實

初生之稟爲民立命昭祀無疆謹以制幣懷齊來奠

庶品肅備常備陳其名薦以神作主尚饗

先農之神部藝文二

祀先農迎送神歌

梁江淹

羽舉從勤金駕時遊教鴈養燒樂綴前修率先丹綺

躬遵詔略畧之聖之歲殷浮榮

隋牛弘

先農歌誠夏農祥晨嘶土膏初起春原啟氣尚增致祀斂蹕長阡

通庭外建房俎飾尊山罍沈淳親事朱紱躬持黛耜

恭神務精愛農耕社

舊唐書

樂志曰貞觀中享先農果

咸和

社食伊始農之所先古今攸賴是曰人天耕斯帝藉

播厥公田式崇明祀神其福焉

肅和

耕舞既列瑚簋方馬歌工載登幣鑄斯食爾廟享祀

頌順稷升神之饗之福流貢縣

舒和

羽籥低昂文綵已子戚韶屬武行初望歲祈農神所

祀歷詳介舊豈云云

享先農樂章

同前

明帝永平二年皇后帥命婦祭先農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永平二年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暨祠先農禮以少牢

漢舊儀曰今算神曰苑廬婦人宮氏公主凡

神

晉

武帝永平六年詔以明年立先農壇祠以太牢

按晉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康六年詔置禮日皇后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嬪諸太妃太夫人及縣

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嬪命婦皆步搖衣青各

戴金鉤從轡先農一日置官生賀著薄上桑日皇后

未至太祝令賀明以一太牢告祠

宋

孝武帝大明四年設先農兆域又立齋觀

按宋書孝武帝本紀大明三年冬十月詔來歲使六

官妃嬪從親農之禮四年二月甲申皇后親桑於西

郊

北齊置先農壇使公卿祀先農黃帝軒轅氏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置先農壇於桑壇東南每歲季

春耕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農黃帝軒轅

氏於壇上無配如祀先農禮

北周

北周皇后率命婦祭先賢西陵氏
按隋書禮儀志後周制皇后乘輿輅率三妃三嬪御
媛御婢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賢所以一太牢親祭
進其先賢西陵氏神禮畢降壇昭化城亞獻淑媛終
獻因以公乘焉

隋制以季春上巳皇后率命婦祭先賢

按隋書禮儀志隋制於宮北三里爲壇高四尺季春
上巳皇后服袞衣乘重輿率三夫人九嬪內外命婦
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賢於壇上

唐

太宗貞觀元年皇后親饗先賢

按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元年三月癸巳皇后親饗
按禮樂志皇后季春吉日享先賢遂以親饗

高宗永徽三年詔以先賢爲中祀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會要永徽三年三月七
日以先賢爲中祠后不祭則皇帝遣有司享之如先
農

元宗先天二年三月辛卯皇后親祠先賢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會要云云

宋

真宗景德三年詔遣官祭先賢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先賢之禮久廢真
宗從王欽若請詔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按開寶通禮
李春吉正車先賢於公乘前享五日諸侯享官散祿
三日致齋一日享日未明五刻設先賢氏神坐於壇

上北方南向尚宮初獻尚儀亞獻尚食終獻女相引
三獻之禮女祝讀文飲福受胙如常儀又按唐會要
皇帝遣有司享先賢如先農可也乃詔自今依先農
例遣官攝事禮院又言周禮賢於北郊以範陰也漢
置於東郊以春桑生也請約附故事築壇東郊從桑
生之義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陞陛各五尺一壇二十
五步祀禮如中祠

神宗元豐四年定於北郊爲壇祀先賢

按宋史神宗本紀元豐四年九月詳定郊廟奉祀禮
文 按禮志元豐詳定所言季春吉日享先賢氏唐
月令注以先賢爲天朝按先賢之義當是始贊之人
與先農先牧先火一也開元享禮爲瘞坎於壇之壬
地而鄰祀錄載先賢禮文有擧與賢繼之語禮儀畢
又以享先賢無燔柴之儀則先賢非天朝星明矣今
請就北郊爲壇不設燎壇但瘞埋以祭食如故事
徽宗政和元年詔以黑帛享先賢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政和禮局首周官
內宰詔后助內外命婦贊於北郊鄭氏謂婦人以純
陰爲尊則贊爲陰事可知開元禮享先賢幣以黑蓋
以陰祀之禮祀之也請用黑幣以合至陰之義詔從
其議舊文獻考作政和元年

宣和元年以皇后親贊命有司享先賢氏

按宋史徽宗本紀宣和元年三月甲戌皇后親贊
按禮志宣和元年三月皇后親贊即延福宮行禮其
儀季春之月太史擇日皇后親贊命有司享先賢氏
於本壇

按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七年五月壬申命禮官舉農
蠶風雷雨師之祀 按禮志紹興七年始以季春吉
己日享先賢視風師之儀

孝宗乾道年升先賢爲中祀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世宗嘉靖九年建先賢壇祀先賢

按明會典嘉靖九年初建先賢壇於北郊以歲春擇
日皇后躬祀先賢行親賢禮

嘉靖十年建先賢壇於內苑皇后以仲春致祭

按春明夢覺錄嘉靖十年召張孚敬李時說西苑相
地建土穀壇并進先賢壇於仁壽宮側殿北郊贊壇
其禮以歲仲春擇日皇后祭用少牢禮三獻公主內
外命婦陪祭

先賢之禮部彙考一

宋史 天文志

扶建七星爲盛桑之星主勸蠶也一曰供奉后與夫
人之親明吉暗凶移徙則女工失業彗星犯將叛
流星犯絲拂大貴

通鑑前編

先賢

西陵氏之女蠶祖黃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織以

供衣服而天下無皴瘃之患後世祀爲先釐

馬首祀先釐與馬同祖亦未可知

展敬

霞莊列寶術雲集勤和聲金卮萬絳席玉幣委芳庭
因心馨丹款先已勵蒼生所冀延明福於茲享至誠

祭誠

桂筵開玉俎蘭園薦瓊芳人音調鳳曆三獻奉釐篇
絜粢申大享庭奠奠降祥神其享有慶契福永無疑

昭慶

三才圖會 先釐之神部總論

三才圖會 釐馬同氣

靈神天驅也天文反爲龍鬱辰生又與馬同氣謂天

驅即釐神也淮南王蠶經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釐

至漢祀宛蠶婦人寓氏公主屬有蠶女馬頭娘此歷

代所祭不同然天驅爲靈精元妃西陵氏爲先釐實

爲要典若夫漢祭宛蠶婦人寓氏公主屬有蠶女馬

頭娘又有謂三娘爲釐母者此皆後世之溢典也然

古今所傳立像而祭不可遺闕故併附之

鼠璞

釐馬同氣

唐秉異案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

以祈釐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者將

嫁女馬迎得父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於巷中皮忽

卷女飛去秦間俱爲蠶俗謂釐神爲馬明善薩以此

然刷禮馬質禁原蠶注天文反爲馬質書曰釐爲龍

精月值大火釐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釐者爲傷

先釐之神部藝文一

祝先釐文

維嘉靖九年月日皇后致祭於先釐氏之神曰維神
肇興靈織衣我烝民萬世永賴時維季春躬行采桑
禮仰翼默垂庇佑相茲釐事率土大同惟神之休敬
以牲帛醴齊之儀用申祭告尚享

明會典

於穆惟神肇啓釐桑衣我萬民保我家邦茲舉職儀

春日載陽恭迎霞馭靈氣洋洋

神其歸只有苾有芬乃獻玉釐乃奠文繩仰祈昭鑒

坤儀允貞神之聽之鑒此禋誠

奠帛

載舉清廟釐祀孔明以格以饗鼓瑟吹笙陸教用彰

坤儀允貞神之聽之鑒此禋誠

亞獻

神之格恩樂土是宜三獻七就惟此繭絲獻禮有終

神不我遺錫我純服藻繪皇儀

微僕

俎豆具饋式禮莫愆既匡既勑我夙孔虔我思古人

葛覃惟賢明釐歆只木顧采阡

送神

神之升矣日霽霞蒸相此女糴杼其興茲返元宮

萬子永恩

七廟竹恭禋於茲申至懇方期遠慶臻

靈鳳翔騰瞻望弗及永錫嘉徵

丁巳酉集

卷之三十一

六

遼

景宗乾亨二年祠兵神祭旗鼓

按遼史景宗本紀乾亨二年冬十月辛未朔命巫者

祠天地及兵神辛巳將南伐祭旗鼓

聖宗統和六年九月癸卯祭旗鼓

按遼史聖宗本紀云云

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車駕北征遣官祭蚩尤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五年十

一月車駕北征前一日遣官祭蚩尤禪帝於北郊用

少牢仍遣內侍一人監祭

明

太祖洪武元年詔定出師禱祭旗纛每歲秋冬遣官

致祭

按明會典洪武元年詔定親征遣將諸禮儀以爲古

天子親征則類於上帝造於祖宜於社禴於所征之

地祭所過山川若遣將出師亦告於廟社禴祭旗纛

而後行今牙旗六纛藏之內府其廟在山川壇每歲

仲秋祭山川日遣官祭於旗纛廟篇降日又祭於牧

場至歲暮享太廟日又祭於承天門外俱旗手衛指揮行禮

成祖永樂六年定北狩儀注車駕將發祭旗纛

按明會典云云

永樂八年遣官祭告旗纛之神

按大政紀永樂八年二月以親征駕於承天門遣官祭太歲城隍等神八月丁未遣官祭旗纛十一月甲

戌帝還京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孝陵承天門及

沛廷而章鼓

按史記封禪書高祖初起徇沛爲沛公則祠蚩尤舞

鼓旗徵天下已定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

武帝一年告祝秦一建黨旗爲兵致勝

按史記漢武帝本紀爲伐南粵告祝秦以牡荆畫

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二三星爲秦一烽名曰燭

旃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北齊天子親征建牙旗于壇以太牢致祭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天子親征上日建牙旗於壇祭

以太牢將屆戰所上剛日備元牲列軍容設柴於辰

地爲壇而禦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濩

之音禮畢犧牲柴燎

隋

高祖開皇二十年晉王廣北伐祭軒轅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開皇二十年太

尉晉王廣北伐突厥四月己未次於河上禦祭軒轅

黃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

煬帝大業七年征遼東爲壇祀黃帝行禱祭

按隋書煬帝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云云

唐

唐制皇帝親征則祀軒轅氏

按唐書禮樂志皇帝親征於所征之地則爲壇再

重以熊席祀軒轅氏兵部建兩旗於外壇南門之外

陳甲胄弓矢於神位之側植稍於其後尊以犧帛山

罍各二器以特牲皇帝服武弁羣臣戎服三獻其接

神者皆如常祀瘞而不燎

按漢書高祖本紀高祖立沛公祠黃帝祭蚩尤于

高祖年立黃尤祠于長安

按漢書高祖本紀高祖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于

京都祀典旗纛諸神

木栗 年建旗纛廟於太歲殿之東

接春明夢餘錄旗纛廟建於太歲殿之東永樂建規

制如南京神曰旗頭大將曰六纛大神曰五方旗神

曰主宰戰船之神曰金鼓角銚砲之神曰弓弩飛鎗

飛石之神曰陣前神後神祇五猖等衆皆南向

世宗嘉靖十八年南巡遺官祭旗纛之神

按明會典云云

旗纛之神部考二

詩經 大雅皇矣

是頤是嗎

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猶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

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

禮記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平社造乎禰焉於所征之地

並禱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正義曰謂之禰

者按肆師注云猶讀如十百之百爲師祭造軍法者禰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

兩雅 祭名
是禰是爲師祭也

是禰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田獵祭者禰則爲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爲師祭祭

造軍法者禰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祭之祀號杜于春云貉

兵祭也用以護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禮故貉

祭禰氣勢之十百而多進由此一注言之則禰祭造兵爲軍法者爲表以祭之禰周禮作貉貉又或

爲貉字古今之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

倍

山海經 大荒北經

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

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史記 五帝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注 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廟鄉城中高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爲蚩尤旗

董仲舒春秋傳孟康曰炎蒸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曰其色

黃上下白

天文志 黃上下白

董仲舒春秋傳孟康曰炎蒸之精也晉灼曰其色

黃上下白或曰若植葦而長名曰蚩尤之旗或曰如箕可長二丈未有星主伐枉道主惑亂所見之方下

有兵兵大起不然有喪也 春明夢餘錄

旗纛

旗謂牙旗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凡始暨牙必祭以剛日祭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微謂旗頭也太白陰經曰大將軍中營建之天子六軍故用六纛以旄牛尾爲之在左駕馬首奉置頭騎以先驅漢武帝置纛旗爲兵騎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搖權作黃龍火牙旗後齊天子親征建牙旗唐宋及元皆有旗纛之祭

年月日都統江淮之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尚書李恒謹以少牢之奠敬告於六纛之神天地無私

神明無貌惟德是與若釋之答敢有象恭滔天構釁

禪亂固有明罰神其捨諸賊劉辰假寵多難敢包狠

心狡發雷轟將擊雪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波羣

動昏蟄皇帝震怒按劍授鉞令我上將底天之伐於

是虎牙屬揚之臣蛇矛犀渠之羣橫行而東我伐用

旗纛之神部藝文

唐獨孤及祭纛文

年月日都統江淮之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尚

書李恒謹以少牢之奠敬告於六纛之神天地無私

神明無貌惟德是與若釋之答敢有象恭滔天構釁

禪亂固有明罰神其捨諸賊劉辰假寵多難敢包狠

心狡發雷轟將擊雪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波羣

動昏蟄皇帝震怒按劍授鉞令我上將底天之伐於

是虎牙屬揚之臣蛇矛犀渠之羣橫行而東我伐用

張月羽雲旗以先啓行方將歷海關下南陵收京口
堵建莫斬泉流以震鼓付鯨鯢爲京觀作萬里浪破

三象羣廟今以令月吉日駕鶴即路是用徵屬於爾
有神惟神降東尚鑑予志敢告無靡旗無絃聽無汰
耕無僕車命五將獲野萬靈並轂今天地氣戾風

掃除魑魅魍魎不享停莫我敢過爲神祇差

馬牙文

陳子昂

萬歲週天二年三月朔清邊道大總督建安郡王某
敢以牲牢告軍牙之神蓋先王作兵以討有罪畜惡
病命戎夷不贊則必肆諸市朝大觀原野我皇崩子
齊萬國寵綏百蠻青雲千呂白環入貢久有年矣契
丹凶猖敢亂天常乃蜂聚丸山不食遂暴棄安鳩毒
作爲機槍天厭其凶國用致討皇帝命我肅將王誅
今大軍已集吉辰叶應旄頭首建羽旆前列夷貊威
集將士聽著方俟天休命爲人殄災唯爾有神尚靈
乃醜名太一會雷公翼白虎乘青龍星流彗掃未清
期裔使兵不血刃戎夏大同以昭我天子之德允神
之功豈非正直克明哉無縱世儻以作神羞急急如

律令

旗纛之神部藝文二

明高啓

髮亂野牛驚神專大將營師行當萬景墻下戰番生

旗纛

明高啓

旗纛之神部選句

後漢張衡取蜀疏凡識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
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又週天大象賦浮天譙
而作劍列蚩尤面耀旗又伊土宿之攝星爲旗星而
耀質又西京賦蚩尤秉鉞奮鬪被般
陳沈炳歸賦搖櫂檣之星折蚩尤之旗
明蘇蕙詩蚩尤蒼黃化石嘲

旗纛之神部外編

述異記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
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
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
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卽蚩尤之骨也
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氏耳
譽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鬪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
冀州有藥名蚩尤戟其民兩兩三三頭並牛角而相
紙漢造苗穀蓋其遺孽也

瘟疫之神部叢考一

周

周立方相氏掌設疫鬼

按周禮夏官方相氏掌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
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隸以余至殿疫
疫節錄曰陽勝則爲狂陰惡則爲疫狂夫陽之太
過者也使之索陰惡之鬼亦厭勝之術李嘉食曰
鬼神陰物狂夫四目元衣朱裳皆象陽氣以抑陰

旗纛之神部雜錄

鼠璞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
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本朝有六纛旗節門
旗二受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
節日蓋有旌節則有神祀今飾饋重此祠節堂衍禮

廢矣

後漢

後漢先禮一日大傩逐疫鬼

按後漢書禮儀志先鳳一日大傩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僕子皆赤幘皂製執大纛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謂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東與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僕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僕僕子和曰甲作食猶房胃食虎雄伯食魅靈簡食不祥覽諸食谷伯奇食夢強梁祖門共食穀死皆生委隨食親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疊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蘇文麗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免去復者爲種田作方相與十二獸傳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禁門外驅騎傳炬出宮司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素雜木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爲僕人師訖設桃柳籬偏華茭葉裹糞土陸者罷筆執杖以賜公卿將軍特候諸侯云

漢舊儀曰顧頃氏有三子生而亡子爲疫鬼一居居江水是爲疫鬼一居若水是爲罔兩鬼一居人宮室櫺隔處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陸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傩所以扶陽抑陰也東京賦曰捐魅斬猶狂斬委蛇厲方良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魅於神潢殘孽魅與罔累殮蠻仲而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猶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魅皆旱鬼惡水故因溺於水中使不能爲害蔓蠻罔象木石

之怪魅中游光兄弟八人極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變兩水之怪龍曰象民略曰木石山怪也蔓一足越人謂之山獵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閭鬼食人一名木魔婢蒼曰猶在無頭鬼又曰煌火馳雨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注曰赤疫疫鬼惡者也又曰衛士千人在禁門外五營子騎在衛士外爲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擊逐鬼投雒木中仍上天池紀其橋梁使不得度還

唐

北齊

北齊季冬晦以逐惡鬼按隋書禮儀志齊制季冬晦選舉人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爲僕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幘皐構衣執纛一百二十人赤布荷褚執角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首元衣朱裳執戈揚楯又作窮奇祖明之類凡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事官第一品已下從六品已上陪列預觀儀者鼓譟入殿西門備于禁內分出二上閣作方相與十二獸僕戲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于郭外

隋

隋制歲三僕以禳陰陽之氣及疫鬼按隋書禮儀志隋制季春晦選舉人子弟十歲已上至左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樂陽氣季冬初嘆大傩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豚羊及雞雉一選派子如後齊宮門外內侍郎皇帝所御殿前奏僕子備請逐疫出命寺伯大人分引儀者於長樂門永安門以入至左右上閣故以道方相氏執戈揚楯唱僕子和曰甲作食猶肺脾食虎雄伯食魅靈簡食不祥覽諸食谷伯奇食夢強梁祖門共食穀死皆生委隨食親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疊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蘇文麗拉女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

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趨順天門以出分詣

可久侵天誅誠加今安所避雷公驅今風伯逝陵爾
伯強兮何所詣南有蠻兮爲寇爲逼西羌戎兮恃翼
自虞天子孔仁兮席焉畢居伯強往兮代天伐誅嗟
中國兮不可久留子不去兮顛倒思子

羶疫之神部藝文

羶疫鬼行

羶疫鬼

羶疫鬼聞者走無歸錢蠻屑桂流蒸糖滑甘無比勝
羶疫鬼全家人團圓飯在遠行人亦留分碟中孩子
羶疫鬼教嘗餘波福沾獲與歲新元叶氣調玉燭天行已
過來萬福物無疵病年穀熟長向臘殘分豆粥

羶疫之神部藝文

唐韓愈

羶疫鬼作寒熱翁媼所罵誤求食泄泄間不知臭穢非
醫師加百毒薰灌無停機父師施艾炷酷若微火劍
祖師毒口牙舌作蘇生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
杳汝之胃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頸未沫于前微
不修其操行貶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觀然不知歸
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清波爲裳衣白石爲門發
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旛降集隨九歌飲芳而食菲
贈汝以好詞咄汝去莫違

孟郊

羶疫鼓吹長笛瘦鬼染面惟齒白暗中翠翠拽茅
簾保足朱櫛行戚戚相顧笑聲衝庭燎孤弧射矢特
詩以識風土號郵田樂府其四口數落行風月二

十五日羹赤豆作糜暮夜闌家同齋云能辟瘟氣

雖遠出未歸者亦留戶口分至襁褓小兒及童僕
皆預故名口數粥豆粥本正月望日祭門故事流

傳爲此

家家臘月二十五浙米如珠和豆煮大杓輸分口
數疫鬼聞者走無歸錢蠻屑桂流蒸糖滑甘無比勝
黃渠全家團圓飯在遠行人亦留分碟中孩子
羶疫鬼教嘗餘波福沾獲與歲新元叶氣調玉燭天行已
過來萬福物無疵病年穀熟長向臘殘分豆粥

時機

元吳萊

古人重傳疫時俗事繪禳或陽欲改律與鬼寢禳絕
厲神乃杰肆威威并猖狂僵僵幸成列巫覡陳禁方
虎頭眩金目元治病赤裳桃弧蘆苗診豆蔻艷蘿剛
八重惡疾憎六合高寒張清寧信不害勤靜絕吾常
世途顛險蠱人慙更跳梁狐鼠介幬憂魑窟香囊
煎熬到晝曉擊剝成疮瘍乘風作國蠹抵隙爲民族
自從九鼎沒誰使百怪藏家服葛帛綢妻食閑糧
蘆花敝汝體像果饑吾腸地膚竟卷去天孽俱此傷
神茶欲呀咬蟠木蔓不長葉俱強頰貌枯竹無耿光
聖旨謂近嚴五祀徒驚惶惜哉六典廢遺此時難章

羶疫之神部紀事

羶疫之神部退句

唐杜甫詩三年每病這一鬼不銷亡

元顧璵詩畫張神氣駭瘞鬼

異聞總錄呂文靖公宅在京師榆林巷數十遇
特節朔望則昧旦共集于一處以須算者之出文穆
公之孫公雅年十八歲時當元日進禮以卑幼故起
太早命小妾持籠燈行前穿繡見數人立暗中奇形
異服頗類世間瘟神相與語云待制來稍稍斂身向
壁委驚仆而燈不滅呂徐攏起之自捲籠行諸鬼流
窘悉越壁而沒是歲一家皆染時疾惟呂獨無他後
終微猷閣待制鬼蓋先知之矣

紹興六年餘干村民張氏家已絕牧童在牛圈聞有
扣門者急起視之見壯夫數百輩皆披五花甲著紅
兜鍪突而既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盡死

盜殺鬼云

紹興二十一年湖州漁人吳一因捕魚駛舟新城橋
界民舍外夜過半開岸上人相語曰我曾寓是家已久
嘗爲去計移入此舟如何或應曰此乃魚艇爾又
他處人何可登也明日東南上當有船來其中有兩
朱紅合及赤泥酒數瓶者是可隨以往渠乃病人家
親戚來相問訊又其家頗富足稱吾所需皆曰然言
終而寂異之天欲明起訪其事乃此民舍正病
疫所謀者鬼也遂徑往東南數里外候泊將驗之果
遇小舟來望其中物色同鬼言急呼止告以夜所聞
大駭曰乃我婿家今正欲往視其病非君相救一家
且入鬼錄矣盡以所攜酒炙爲贈致謝而反
乘平耕民植稻歸爲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怪惡
叱令負擔經由數村唯恐洪源石村何衝諸里每一
村必先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却不敢怪難自云
然則獨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往爾遂往徑入慈惠

下客房宿無飲食枕席之具明日劉氏子山怪魅告
其徒曰擊此人右足杖縫下子卽仆地攏老嫗過之
令擊左足嫗仆地連害三人安然但守一房不浪出
有債者密白一虎從前躍而來甚可畏聲色不動遣
兩鬼持杖待之曰至則雙擊其兩足俄報虎斃於杖
下經兩日債者急報北方火作斯須間焰勢已及房
山水又大至怪相視窘悟不服取行李單身亟奔怒
耕民不致力推墮田坎中蹶然起則身乃在林臥妻
子環哭已三日鄉人訪其事于劉氏云二子一婢同
時疫困厄巫治之及門而死復還至一巫巫懲前事
欲掩鬼不備乃從後門施法持刀吹角誦水火輪咒
而入病者卽日皆安

旌異記慶元元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
白著皂弓鞋鵝頭履獨行呼賣小船欲從何山路往易
村既登舟未幾卽僵臥自取葦席以蔽舟縫一葉展
轉晝夕必相聞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席視之乃見
小烏蛇可長尺許凡數千條蟠結成聚驚怛流汗復
以席覆之凡行六十里始抵岸乃扣舷號之奮而起
儼然人矣與初下船不少異腰間解錢二百爲雇值
舟人不敢受婦問其故曰我適見汝若如此何敢受笑
曰切莫說與人我從城裏來此行蛇瘡一箇月後知
鑄矣徐行入竹林數步而沒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
死者大半初湖常秀三州自初夏疫癟大作湖州尤
甚獨五月稍寧六月復然當是蛇婦再還也

遼齊閩南人信巫有疫癟不召醫惟命巫使行呢
管辛巳年臨江大疫舉巫盡死俗人不尚多白瘡然
則俗巫豈足恃乎

痘疫之神部雜錄

續博物志疫鬼小不能病巨故曰壯士不病瘡者
人曰君子不病瘡蜀人以瘡為奴婢嬖
俗好于門畫虎頭書導字謂陰司刀鬼名讀漢舊史
傳逐疫鬼又立桃人葦索渝耳虎等漢蓋治耳也
辨惑論世俗以疾咎鬼神者衆矣至疫氣流行則曰
有主疾之神家至而戶守之妖由巫與互相煽惑是
故病疫之家人皆惴惴焉無敢踰其門而問者甚而
父子兄弟亦不相救傷風敗俗莫甚于斯故述此于
死生之役以曉之

冥司部紀事

冥司部雜錄

冥司部外編

神異典第三十六卷

冥司部紀事

搜神記漢下邳周式晝至東海道逢一鬼持一卷書

求寄行十餘里謂式曰吾皆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更還式猶覩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忽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吏曰汝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菑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已邁出門便見此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累爲鞭撻吐皆聞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豐俗有驗白日判陽夜判陰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隋書韓擒傳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周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高祖位上柱國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即拜涼州總督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吾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撃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殺疾數日竟卒時年五十五滑縣志韓擒虎墓在小韓村有閻羅王廟平濟王即韓擒虎一名威顯王廟在縣東北七十里小韓村廣異記張仁亶幼時貧乏恆在東都北市寓居有閻者馬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竊父資以給其衣食亦累年矣荀子每愁喪云汝商販之流彼才學之士子汝何有而或產以奉仁亶聞其辭謂庚曰坐我梁君今將適詣白鹿山所勞相資不敢忘也庚久爲仁亶所附之友心不忍別謂仁亶曰方願志學今欲借行仁亶奇其志許焉庚乃私備嘵馬糧食同去六日至陳留宿逆旅仁亶舍其內房屋外有牀久之一客外至坐于牀所仁亶見其瞻貌非常自外持臺酒至仁亶以酒先屬客客不敢受固屬之因與合飲酒歡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問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糾男女脚仁亶問視其衣裳見袋中細繩方信焉因求問已榮位年暮鬼言二十年八十餘極人臣復問易夫報處小室以伺之善爲報謝問以所欲予之策

盡於是矣。場如其言，泊日西景酒，候將罄而早衰，不至。湯深以為憂，須臾，至使人邀屈早衰，欣然，留有所進。場乃拜謁人云：「君昨何之？」數至所居，遂不復見。歸於東院，安處善神監護，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奈何？湯再拜求救者千數，取燒紙錢交其行用。鬼云：「戚施大恩，明日當與府中諸吏同來謀之。」宜盛候，相待。言訖，不見。明日，湯設供帳，極諸海陸，俟之。日晚，使者與其徒數十人同至，宴樂殊常。浩暢相語曰：「楊長官寧獨不盡心耶？」久之，謂湯曰：「君對坊楊錫亦有才幹，今指王作金以取後，君至五更鼓聲動，宜於錄門相候，若聞哭聲，君則免矣。」湯如其言，往見鬼，便在樹頭，欲往錫舍，爲狗所吠，未能得前。俄從錄廳中入，逕追聞哭聲，湯遂獲。

靈怪錄 李令問開元中爲祕書監，左遷集州長史。令同好服玩飲饌，以奢聞於天下。其夜嘗見鬼，之屬慘，令憤，令夜閉城門，縱令問家人出入，刺史之子嘗夜與毒取味，天下言服饌者莫不祖述。李監以爲美談，令問至集州，染疾久之，漸爲刺史以其名士，兼是同宗，憤令夜閉城門，縱令問家人出入，刺史之子嘗夜與鬼私出，遂至城門，見甲仗數百人，臨一火車，當街而行，驚曰：「不聞有兵，何得此？」意欲馳告父，且復伺其所之尋而已。至城邊，火車從水上過，會不濟，滅方知是鬼，走投其門，門已閉，不得歸，遂奔命問門中，處之既入，火車亦至。令問中門外，其子雖恐懼，仍竊窺之。忽聞堂中十餘人誦經甲仗等，遲遲良久，有一朱衣鬼徑三踏，關辟如霆，驚聲未絕，火車移上堂階，遙見燈火清靜，尚有十餘人侍疾。朱衣鬼又扶憤，其聲如前。令問左右者，皆走散。鬼自門持令問出，遂達。

擲於火車中，羣鬼擁之而去。其子還舍，述其事。制史明日令人問疾，令問家中，除口無敢起者。使者叫呼，方出云：「昨夜被驚，至今氣懶，未已。」令問戶，爲鬼所擲，在堂西北隅重林之下。家人乃集而哭焉。杞聞京兆人劉子貢五月二十二日因病卒，明日乃蘇，自言被錄至冥司，同過者十九人，官名二人，出木格，其頭加釘鎖，爲命繫之。曰：「此二人罪重，富餘者且釋去，又引子貢問曰：『此爲何處？』人曰：『此皆地獄也。』綠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此中受罪者暫停。若遇其故作罪人，受苦可驚駭耳。」目子貢娶于離江縣令蘇元宗見元宗於途，問之曰：「丈人在生好善，何得在此？」元宗曰：「吾前生有過，故留然事已解，今將生天不久矣。又問二子先死者，何在長者應而信死，便生天少兒，賦而殺見在地獄，又遇鄰人牛韓，韓曰：『君爲傳語，吾先生前坐罪大，被拘留爲吾造報世音菩薩，像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則生天矣。』又遇其父慎慎，曰：「吾以同光王生故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殲殺鳥獸，故每日被牛頭獄卒燒鐵彈數千，其色如火，破吾身皮數十道，猶然穿其中，痛楚不可忍。又見身存者多爲鬼子貢以二十三日生生七日至二十九日，又殂，遂不活。

通幽記 皇甫恂字君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暴亡。其魂神若在長衢路中，夜半多槐樹見數吏，擁篲而問之，答曰：「五道將軍常于此，息焉。」恂方悟死耳，嗟歎而行。忽有黃衣吏數人執符，言天曹追逼，迫至一處，顧白僧領導，引此兒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恂隨後行，比一二里，遙望黑風自上而下，煙漲不見其際。中有黑城飛焰，赫然漸近其城，其黑氣即自去。和尚丈餘而開至城門，即自啓其始入也。見左右罪人初剝皮，吮血，砍刺，碎其叫呼，怨痛冤轉，其間莫究其數。楚毒之聲，動地，惶怖不安，求還又北望，一門熾然炎火，和尚指曰：「此無間門也。」言訖，欲歸，忽聞火中一人呼恂，恂視之，見一僧坐鐵牀頭上有鐵釘釘其腦，流血至地，細視之，是恂門徒胡僧辨也。驚問之，僧曰：

生平與人及公飲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及君今隨和尚必當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寫金光明經一部及于都市爲造石幢某方得作善生耳恂悲而諾之遂廻至殿具言悉見叔母曰努力爲善自不至是又曰兒要知官爵否恂曰願知之俄有黃衣抱來放于廡下發視之見京官至多又一節言太府卿貶綿州刺史其後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遂徇歸再拜而出出門後問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王相與西行十餘里有一羊三足載路吼噉馬恂曰我待爾久矣何爲割我一脚恂實不省且問之羊曰君某年日向某縣縣尉廳上誇能割羊脚其時無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將去我自此而絕吾由爾而夭恂方省之乃卑詞以謝焦王二吏亦同解紛羊當路立恂不得去乃謝曰與汝造功德可乎羊曰速爲我寫金剛經許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須得同幸惠各乞一卷並許之更行里餘二吏曰某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受此巡更一二里有一賣藥店店傍斜路百步已下則到家矣遂別去恂獨行苦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甕不見人恂竊取藥飲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赴黑云盜飲我藥恂大懼却走翁甚疾來恂反顧忽陷坑中恍然遂活而檢中死已五六日既而安覺有變發視之縹縹有氣久而能言令急寫三卷金剛經其夜忽聞敲門聲有風歎歎然空中期言曰焦某王某某君功德今得生天矣舉家聞之更月餘胡辨師自京來恂異之而不復與飲其餌甚恨恂于靜處略爲說冥中見師如此師嫌不爲之信既而去至信州忽患頭瘡宿昔

悲而諾之遂廻至殿具言悉見叔母曰努力爲善自不至是又曰兒要知官爵否恂曰願知之俄有黃衣抱來放于廡下發視之見京官至多又一節言太府卿貶綿州刺史其後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遂徇歸再拜而出出門後問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王相與西行十餘里有一羊三足載路吼噉馬恂曰我待爾久矣何爲割我一脚恂實不省且問之羊

廣異記開元末東京安宜坊有書生夜中閉門理書門隙中忽見一人出頭呵問何輩答曰我是鬼楚欲相就因邀書生出門書生隨至門外畫地作十字因爾前行出坊至寺門鋪書生云寺禪院阻必不得度鬼言但隨我行無苦也俄至定鼎門內鬼負書生從門隙中出前至五橋道傍一家天窓中有火光鬼復負書生上天窓側偷見一婦人對病小兒啼哭其夫在傍假寐鬼遂透下以手掩燈婦人懼呵其夫云兒今垂死何忍食臥道有惡物掩火可強起明燈夫起添燭鬼迴避婦人忽取布袋盛兒猶能動於布袋中鬼遂負出至天窓上兼負書生下地送入定鼎門至書生宅謝曰吾奉地下處分取小兒事須生人作

作所以有此煩君當可恕之言訖乃去其人初隨鬼行所止之處輒書十字翌日引其兄弟覆之十字皆驗因至失兒家間之亦同

岐州佐史嘗因事至京停輿道里忽見一人及一無頭人來云王令追已佐史知其鬼因問君在地下並何職掌云是捉事佐史謂曰幸與諸君臭味頗同能相救否事了當奉萬張紙錢三人許諾期後五日若不復來者即是事了其錢可至天門街燒之至五日不來史乃燒錢畢因移居崇仁里後京中事了西還岐州至舍樹村復逢一人問何所來墳于舊處相訪不得所處分事已得免勞致錢財地所由已給水手

優復牒非大期至更無疾病耳

異聞總錄唐漢守南續書爲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

同州督郵者姓崔有青袍人未知其姓字因相揖借行徐問何官青袍人云新授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

鄉貶綿州刺史而卒

遺爛用篤僧曰恂言其神乎數日而卒恂因爲市中送石幢幢工始畢其日市中豕生六子五色白者者請幢魂遠數日我困而卒今轉見存焉恂後果爲太府

郭街衙署亦甚壯麗青袍人至廳與崔生同坐受謂崔君曰君爲陽道錄事某爲陰道錄事路從此別

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即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衙署亦甚壯麗青袍人至廳與崔生同坐受謂崔君曰君爲陽道錄事某爲陰道錄事路從此別

袍人曰不知拙室何得至此青袍人即避入裏後令崔生自與妻會妻云被追至此已至數日君宜請

錄事耳崔生即祈求青袍人青袍人因令督吏促放

崔生妻令避崔生試問妻犯何罪至此青袍人曰君寄家同州亡人皆聽勸過蓋君管陽道本崔生

淹留半日即請却回青袍人命督吏等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郵故青袍人亦

郊餽送再三勸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

州問妻子妻子病七八日冥然無知神識不主今纔

得一日崔暗記之恰放回日也要不記除道見崔生

言之妻始悟如夢亦不審記憶也

通幽錄大曆四年處士盧仲海與從叔續客于吳夜就主人飲飲甚大醉擊屬皆散而續大吐甚困而深無教者獨仲海待之仲海性率友悉篋中之藥物以護之半夜續亡仲海悲惶伺其心尚煥計無所出心

思禮有招魂筆反諸幽之旨又先是有力士說招魂

之驗乃大呼招名連呼不息數星日然後而能言曰

轎前呼救我卽問其狀客曰我尚被數更引言郎中令邀她問其名乃稱尹達逕至宅門關共峻車馬極盛引入尹迎勞曰飲酒如何常思某日被酒縱忘承戾止沈潭難申故尋迎耳乃進入竹亭坐客人皆朱紫相揖而坐左右進酒杯盤酒席奏樂雲集吾意且洽都忘行李之事中宴之際忽聞爾嘆聲樂齊奏心詩已敗酒行無數吾始忘之俄頃又聞爾嘆聲且悲我心惻然知是數四且心不便請辭主人苦留吾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暫放我來當或難請投吾載事吾向已許諾及到此方知是死若不呼我都忘身在此吾始去也宛然如夢今但畏再命爲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隱復無可行前事既驗莫復執用耳因焚香誦呪以備之言詫之際忽然又淺仲海又呼之聲且哀厲激切直欲明方蘇曰還朝爾呼我我向復飲至於酣暢坐寮徑醉主人方教文牒官我聽聞爾嘆聲哀厲依前憇怛主人許我不怡又暫乞版者再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來今去畱未決難與陰物向息又聞鬼神不越境吾與爾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計也卽具舟倍道解行而愈

追其人曰某職主召魂未省追于因思之曰嘻誠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兗州金鄉縣尉韋茂也達叱吏送之歸之既喜得遞且恃其故人因求其職善其人不得已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於門東入持一丹筆來書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夏七月之節歸元鄉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贈具述其事沙門法一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謂授太原陽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遇選所親與禮徵使有舊遂爲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於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西陽雜俎李公佐大曆中在廬州有善吏王庚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僵引騎呵辟晝吏連輶大驚疑之且怪此無算官也尋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師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猶有白車鉤索斷紫衣者言檢簿遂見吏檢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要脊筋乃善吏之號也項刻吏回持兩緜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城尚無恙宿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故元惟錄岳州刺史李俊舉進士連不中第貞元二年有故人國子祭酒包佶者通於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當以名聞執政初五更夜將候佶里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賣糕者其氣烘燒有一吏若外郡之郵使者小橐既幅坐於其側頗有欲往之色便爲買而食之客甚喜咱數斤俄而里門開衆競出客獨附後馬曰願請問後下聽之曰某乃京之吏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尋之因其其實有重杖痕俊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勸之厄俊曰諾及到時焚香祀廟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爲來此曰爲吏所

十年今復無名豈終無成乎曰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祿位既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刺織幾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不得已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於門東入持一丹筆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夷簡名俊欲指之客曰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溫名客曰非某敢取若過屈吏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筆使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夷簡名俊欲指之客曰可矣乃指去溫字注俊字客遂參而行曰無違約既而像諸估未冠聞來怒出曰吾與主司分深一言狀頭可致公何累甚頻見問吾其輕語者耶俊再拜對曰俊困於名者思決此一朝今當呈榜之晨冒責奉謁估唯色慚不平俊愈憂之乃變服伺估出隨之經皇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估持榜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舊罪負荆不足以謝然迫於大權難副高命估自以交分之深意謂無阻聞之怒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移妄於某蓋以某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擇而行春官遠追之曰追於乘櫂箇之不得憐特深顧外於形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榜指名填之祭酒聞榜見李公夷簡欲指春官急曰此人幸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溫曰可矣遂指去溫字注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己前所指處其日午時隨衆參謝不及赴燕客之約返暮將歸道逢客哭泣示之背曰爲君所悞得杖矣旅吏將舉勘某更他祈其止之其其實有重杖痕俊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勸之厄俊曰諾及到時焚